

园丁的独白

〔菲〕秋笛



园丁的独白

〔菲〕秋笛

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1987·北京

园丁的独白

菲律宾 秋笛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 $\frac{1}{32}$ ·5·83,000

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

社目：187-113③ 统一书号：10309·193

ISBN 7-5057-0038-3/ I · 20 定价：1.30元

序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拟出版秋笛女士的散文集《园丁的独白》，使我十分高兴。秋笛女士的外子云鹤先生把此书的书稿寄给我，我一口气读完了。

1981年11月，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菲律宾时，在马尼拉认识了云鹤先生和秋笛女士。当时，我读了秋笛女士的一部分作品，并把她当时刚写的《园丁的独白》介绍给上海出版的《文学报》，这篇散文很快便被发表了。秋笛女士在马尼拉一个中学任语文教师，《园丁的独白》以及后来我所读到的若干散文，大半是描绘教师生活和她在学校生活环境的内心情感的抒发，颇见动人。“园丁”就是教师这一崇高职业的另一美称。《园丁的独白》最后一段抒发作者的志趣和抱负：

但为着那累累的果实，或许我该多忍受疼痛，多用点心来看顾这些幼苗，让它们茁壮。将来一排排的大树，荫蔽成千成万的行人。这……并不难的，不是吗？因为它所需要的仅是园丁多一点点的慈爱与耐心。

在这本散文集子里，有不少篇章真挚地抒发海外侨胞，以及他们的年幼的儿女思念故乡和眷恋祖国的感情。集子中的《我的儿子哭了》，很短，但写得十分真挚、感人。《中国心》的结束处，使我读了振奋不已。我禁不住要引录于下：

好一个中国心。我相信只要我的心还活着，我一定能把孩子武装好。武装他们，让他们懂得如何在他乡克服他们所将面对的困难。我更要让他们知道：

洋装虽穿在身，但祖先已把中国的印记，牢牢地烙在他们的身上，任你如何染发、整容、易姓，也除不掉身上的印记，更改变不了那中国心！

秋笛的散文，不仅在海外的侨胞和华裔，读了会感到亲切，感到振奋。对于国内的读者，读后会更加了解海外同胞的处境和他们对祖国的一颗赤热的心，一颗“更改不了的那中国心”！

秋笛女士在散文创作方面的艺术才能是多方面的，叙事、抒情和发点议论，都有长处和特点。行文朴素、自然、流畅，情真意深，这本《园丁的独白》是一册诗一般的散文集子。

郭风 1985年8月10日， 福州

目 录

第一辑

园丁的独白	2
哀哉! 盆栽	4
雏菊何蓑蓑	6
童年的摇篮	8
花·枝·叶	10
我的儿子哭了	12
换盆	14
未题	16
似花非花	20
对话	23
人性	26
礼物	30
爱与规则	32
鸡尾酒	36
独脚鸡	40
中国心	44

第二辑

那份喜悦	49
------------	----

读星的女孩	52
灵粮	55
病后	59
儿伴	65
二十之后	70
祖母生日的联想	76
生计楼琐事	80
当票	84
溪水中的花瓣	88
追寻	96
第三辑	
被淋湿的粉笔	102
变态叶	108
口哨·记忆	116
彩券	122
新	133
五十元的奇迹	138
小巷的故事	146

第
一
辑

园丁的独白

并不是刮风的季节，无线电收音机竟传来气候局悬挂三号风讯的消息。我仰首疑惑地望着这宁静的夜。孩子们自床上跃起，为那美好停课的消息，在那里狂欢呐喊。

长夜极其宁静地自我睫下走过。

我拉开窗帘，推开窗，想迎进一线曙光，迎面而来的是比冷气室更冷的寒风。我不禁为昨夜的疑惑而对气候局起了一分歉意。风刮得好大，园中的玉兰花树被吹得东倒西歪，我好担心它会被风刮倒。记得五六年前自花摊买来，要移种园里时，心底处记得老人家总是这么吩咐：土要挖得深，越深越好，让它往下扎根，这样往后才经得起风吹雨打。此刻，站在窗前看着它被风吹得弯下了腰的样子，真是庆幸当时把根扎深了，即使不幸被吹断，该也不会连根拔掉。太阳克胜狂风之后，只要再细心地浇灌、施肥，他日又是挺直身子迎风接雨的一棵大树。

学校每年给我将近五十株的幼苗，我总是那么勉强且粗心地接过来，在那里挖土，一株株地种植着，却不曾细心查土是否挖得深，根是否能舒适地伸展。每天我机械般地施肥、浇灌，但施的肥是否均匀，浇下的水是否充足，我竟未曾留意过。十多年了，我竟这么漠不关心地当了十多年的园丁。十年前的幼苗，现在该都是大树了。可不知经

得起风吹雨打的有几棵？又不知往下扎根，往上结果的又有几棵？结出的果实是酸是甜？但愿没有一棵被虐风连根拔掉……蓦地，我心中浮起了一分说不出的内疚。

风比刚才更狂，它疯狂地把萧条扫进我家园里，雨脚更是繁乱残酷地踏着满地的落叶，我忽地记起了几盆雏菊，还有些待放的蓓蕾，我急步下楼，直往花园里走去，我屈身把一盆盆的花搬移到自认是安全的地方。才搬了三五盆，竟直不起身子，我只好把老大叫来，要他帮着把余下的搬走……做一个园丁并不容易唷。

十多年来，我这园丁在那里屈身，弯腰，忍痛挨饿，为将近五十株幼苗施肥、浇灌。默默地在那里工作，直至腰挺不直时，才稍息闲坐。疼痛过后，再次弯腰工作的那一刹那，我可曾漏掉了几株待呵护的幼苗？……是该有个帮手的，不是吗？

有了帮手，该不会有被遗忘或被疏忽的。或者，还可有一丁点的时间来除虫，除掉了那些害虫，结出的果子便不会又酸又涩了，那该有多好！

此刻，我并没有帮手，但为着那累累的果实，或许我该多忍受疼痛，多用点心来看顾这些幼苗，让它们茁壮。将来一排排的大树，荫蔽成千成万的行人。这……并不难，不是吗？因为它所需要的仅是园丁多一点点的慈爱与耐心。

[1981年11月于 菲律宾马尼拉]

哀哉！盆栽

盆栽，艺匠们的精心杰作，富人家高贵的装饰品。多少人高歌，多少人颂赞，可是我却在无意阅读出了它的悲哀。

盆中这小小的，别致的树，当它还是棵树苗时，它跟庭院里，原野上的树苗并无两样。但是，当人们把它移植盆中时，它却开始了另一种命运。

盆中的树，由于土壤及空间的限制，它便不能舒适地往下扎根，这便影响到它的身体不能自自然然的茁壮成长。所以它经不起风吹雨打日晒，所以它只能躲在厅堂上供人欣赏。

盆中的树，它好几次伸出手想创造它的理想，艺匠却把它的手扭曲了。当它拉长颈想看看窗外的世界时，艺匠手中无情的剪刀便修短了它的颈。尽管艺匠每天那么细心地为它浇水，耐心地为它施肥。但盆中的树，始终不会给人一种雄壮的魁梧感。它不象园中的大树，傲立大地，仰望白云青天，俯视足下万物。更不能枝叶并茂，荫蔽来往的游人。它的生命，失去了神创造它的意义，难怪它常常忧悒寡欢，默默而去。

啊！盆中的小树，你清丽、脱俗，你优雅、高贵；但你却弱小可怜，永远不能壮大，永远受人摆布，永远是人

们手中的玩物。这是何等的悲哀，何等的令人感慨！

1983年3月25日

雏菊何蓑蓑

填完最后一张成绩报告单，我舒了一口气，把桌子上的东西整理好，预备到后园走走。两个星期来，忙着考试、忙着批改考卷、忙着评定分数，忙得抽不出时间到后园去。后园那几十盆菊花，该开放了吧？

不知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外子突然对种花发生兴趣，把家里四五盆的菊花，繁殖成数十盆，成绩倒不错。只有玫瑰花，尝试了好几次，都没能成功。

期终考以前，我看见好几盆菊花都已含苞待放。我快步走到花园里，深信将有数十朵菊花在微风中向我招手。谁知触目之处，竟与我所想象的相差万里。本已待放的花蕾竟枯掉了，本来宽大的叶子，现在竟萎缩了，我火热的心，象被冷水浇了般地难受。

我蹲下身，耐心地把枯枝剪掉，把野草除去，这才猛然记起这是外子每天早晨上班以前须做的事。可是，自从月前外子在某公司兼职之后，除草、施肥、浇灌这些工作都给忘了，被冷淡了一个多月的菊花，怎会不枯萎呢？我不禁有点心酸。

我在近午的阳光下，默默地整理着一盆盆的菊花。女佣自身后走来，说是有人打电话找我，我伸直了腰，回客厅接电话。

电话传来小林的声音：

“怎么样？决定了没有？”

我看看在沙发旁玩电动火车，未满四岁的老三，然后回答：

“小林，对不起，我不能接受。”

“什么？”小林大叫起来。“当我公司人事部经理，每天工作三个钟头，待遇也不会比学校低，你怎么一口拒绝？你可以试一段时期再说嘛！”

老三跑来拉住我的手，要我看他手中的火车。我微笑地看着老三，心里想到花园里的菊花，坚决地回答：

“对不起，我真的不能兼职。”

“机会是一去不回的，你可别后悔噢！”

“不会的。谢谢你的关心。”

听见小林用力地把电话挂上后，我牵了老三的手，陪他玩火车，他抬起头来向我笑，那清丽的小脸儿，正象一朵盛放的菊花！

1982年12月27日

童年的摇篮

有那么一段日子，我似乎忘记了好多好多的事情。但春末暖风吹起时，我又记取了好多童年的琐事。

忘了是多少年前了，只记得家犹在华人区一间家器店的二楼。早晨，看见母亲为我煎好的荷包蛋，我便皱起眉，噘着嘴不肯吃早餐。母亲怎样的诱劝，才勉强地咽下几口。这时候，我最渴望伯父会上楼来，每次看见我噘着嘴不吃早点，伯父便会牵着我到邻街的餐馆去，在那里我们伯侄俩高兴地吃着油条和各式的稀饭。记忆里，家的附近有那么多点不完、吃不腻的东西。

黄昏，行人道上排了几张小凳子，邻家伯伯、叔叔，还有穿着黑绸长裤的阿姆们，他们坐在那里，一边打扇，一边聊天。妈妈从不加入聊天的阵容，但我却跟邻家哥哥、姐姐在行人道上，在成年人中间穿梭嬉笑，笑声在行人道上回荡不息。

父亲得闲的时候，总会带我们去看电影。幼小的心灵，就在那里被刻上三从四德，忠孝仁义的形象。

自电影院步回家的途中，我拉着姐姐的裙裾，口里哼着唱片店里传出来的流行歌曲、黄梅小调。眼睛看着这边闪闪发光的金项链，望着那边可口的水果、糕饼。由于忙着东顾西看，我常常因而绊倒，也常招来姐姐的打骂，因

为在我绊倒的那时刻，姐姐的裙子就被我拉歪了。

我就在这充满亲切乡音的摇篮中长大。虽然没有宽大的草地，没有清新的空气，但记忆中，总比在陌生的环境中，关在自家花园里，倾听邻家传来“迪斯科”噪音的日子幸福得多。所以现在，我一有空，便带着三个孩子到华人区逛逛，想让他们听听亲切的乡音，看看一部有意义的电影。举目看看电影广告，孩子还没到那种欣赏诗情蜜意的爱情故事的年龄，又不让孩子看厮杀的残忍片，有教育意义的电影片，似乎失了踪，结果只能让他们品尝一些家乡食品。

回家的途中，孩子们都会问：“妈，我们到‘青山’去玩不是更好吗？”或是说：“妈，唐人区为什么这么脏，这么挤？”也会说：“华人区的街道为什么那么破？”孩子的问题，都会使我的心一阵绞痛。是的，华人区，我童年的摇篮，怎么变成又破又脏又臭的地方呢？华人区，我好希望大家会好好的爱惜你，让你再度成为一个美丽的摇篮。

1982年3月25日

花 · 枝 · 叶

刮风的季节，我竟畏缩着不敢踏入风中。并非怕自己被风刮掉，而是不忍听见脚下落叶的呻吟。

尽管落叶终得归根，人死入土为安。但，我还是不想目睹枯叶被刮下，而来不及向树身道别时的那种神情，那种欲哭无泪的神情，常使我悲伤万分。

每次在风中赶路，总须经过那落叶满地的小径。每次，我必须小心自己的脚步，轻轻的，轻轻的，可别踩到了落叶，因为我不忍增加落叶的疼痛。当我不小心踩上了落叶时，似乎还能听到嘤嘤啪啪的声响，那声响会令我想起了多少被折断的傲骨，我的心不禁为之绞痛。我踌躇着不敢向前进。

当我驻足踌躇时，偶尔还传来几声叫喊。我低头一看，原来在落叶枯枝中，还有一些小小的蓓蕾。他们在那里抗议着，抗议理想未被兑现便被刮下。此刻，我好软弱，软弱得举不起脚来步向前走。风啊！你何残忍！你摇落一树的衰老，折断多少傲骨，更摧毁了待放的理想。风啊！你将横行至何时？

蓦地，一股热流自心底涌上，我突然好希望自己能变成一堵墙，一堵至高至长的墙，把风挡在墙外，让苍老的树叶好好地在那里荫庇嫩芽，让枝桠在那里向上伸展，让